

懷念奮志社學長們

林英豪(鵬社)

前香港培正中學校長

踏入2006年乃一九二六年級奮志社學長們畢業離校八十周年，學長們多已離世。但他們對母校的回饋和支持同學會(香港)的會務與扶後輩的精神，使我們敬佩和懷念。

自四十年代末期起，紅藍兒女定居香港人數激增。當年同學會會務蓬勃，舉辦許多活動。每月有中午茶敘及晚上聚餐各一次，同學參加踴躍。一年一度的同學日假母校舉行，大力支持母校舉辦的各項活動，如校慶、運動會、話劇演出：等。同學會與母校關係密切。羅大堯學長眾望所歸，蟬聯會長六年之久(1989-1994)。

羅學長雖忙於公務(任香港先施保險置業公司司理)，對同學會會務策劃甚多，尤其接待海外蒞港同學，羅夫人曾為同學會編導演出話劇，當晚港校禮堂「爆棚」盛況難忘。綠葉牡丹，一時佳話。「遊船河」乃同學會舉辦大型活動之一，海外同學組團訪港及國內紅藍球隊蒞港比賽：等均蒙敬記船廠東主梁開學長(與梁貴華學長同是級友)供應船隻，極為方便。

何宗頤與朱達三兩位老師，自卅年代初期返東山母校任教數學科，調整課程，新法授課，數學科水平提高，立竿見影。自後母校畢業同學投考國內以理工科著名之學校多被取錄。何、朱兩師乃燕京大學數學系高材，在穗港澳母校服務逾卅年，桃李滿門，乃我紅藍兒女萬世師表也。錢乃信學長在港時任嶺南中學校長，與何、朱兩師都是教育界專材。陳國勳學長曾服務港校(財務部)多年，昔日滬江大學籃球健將也。陳鼎元學長短小精悍，國學造詣高深，同學日及校慶與級社社慶：等場合，場內外高懸對聯賀詞等多出自陳學長撰寫，書法秀麗，自不待言，陳學長居住元朗，週日上午定必到同學會協助文牘方面工作，風雨不改，七十年代曾任同學通訊主編，近百歲

退齡辭世，壯年時常參加馬拉松賽以健身。程伯京學長乃著名眼科醫生，曾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深造。林沾學長在香港自設診所行醫。鄭宗明學長活躍於九龍多個社團，級社活動少不了他一份。蔡德光學長曾在同學會月會主持攝影講座，任職柯達公司多年，攝影器材方面專材也。關超仰與廖帝民學長在港經商多年，余燕伯學長執業律師，伍耀相學長在港經營皮鞋業、裴永權學長曾任元朗博愛醫院司理，在當地人緣廣結，為善至樂。吳康鑑學長「行伍」出身。作風不脫軍人本色，他們都常參加同學會之活動。

六十年代起，由穗來港定居同學漸多，奮志社亦有多位學長遷港九居住。吳馥餘老師在穗港澳母校任教多年而轉到香港母校服務。吳老師曾留學日本，在母校授美術科近四十載，栽培無數藝術界高材遍海內外。吳老師退休後赴三藩市定居。弟子們曾出版「吳馥餘書畫集」以紀念老師。徐作學長曾任東山高小監學，管教嚴謹，當年許多同學吃了不少苦頭。徐學長其後在澳校服務。鍾梓良學長晚年居住新界，九十餘高齡常獨自來往港九新界各地，同學們對這位「耆耄獨行俠」甚為敬佩。

奮志社學長旅居海外人數頗多，尤其在美國，在華僑社會上有崇高地位。羅南科學長自美國鐵路部退休居芝加哥多年。他常蒞港與同學們相敘，乃昔日東山母校排籃球健將，多次代表校方與廣東省出席埠際賽，球技與球品均為球迷們所樂道。伍子雄、吳伯端與張約翰三位學長乃紐約市老華僑。伍學長經營金山莊，五十年代曾任紐約培正培道同學會會長多年，促進兩校友同學聯誼功勞甚大。吳伯端學長是當地僑領，因商務亦常蒞港。張約翰牧師在紐約華人教會事奉多年，曾在賴神浸信會任牧師。陳春沂學長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任職，亦曾到港與級友相敘。曾特學長服務我國外交部多年，退休後偕夫人居港，曾學長伉儷都是著名文藝作家。

陳光學長兼奮志社與會仁社雙重社友身份，兩社各項活動，陳學長是「大旗手」。陳學長一生服務香港同學會(義務)，任勞任怨，極受同學們敬重。「光伯」與「高伯」(雁雲學長)乃我們紅藍兒女的「至寶」也。

筆者在服務香港母校期間，在許多場合中有幸認識多位奮志社學長。他們有些子女與筆者有師生緣，奮志社濟濟多仕，在社會上各行業均有卓越成就，他們的事業與為人風範，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拙文乃筆者對各位學長懷念與敬重。惟憑記憶所及，報導自有遺漏與錯誤之處，務請讀者見諒。

2006年6月

雁社點滴

我社一九四六年高中畢業於廣州東山，轉瞬六十載，亦屆母校傳統之鑽禧是也。經多次籌委會議，議定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份舉行慶祝鑽禧活動，號召全球各地雁社校友齊集香港，先到廣州參加廣州同學日，再往南海、番禺、順德、中山及珠海各處旅遊一番，十二月十五日假座香港設宴賀鑽禧，翌日則出席香港母校同學日接受鑽禧掛牌焉！

回憶歷次禧慶出席人數：一九七一年銀禧在香港三十二人；一九八一年珊瑚禧在香港三十六人；一九九一年藍寶石禧在廣州二十八人；一九九六年金禧在香港四十八人；在廣州三十九人；在美國三藩市十七人；在加拿大卡城七人，且看二〇〇六年鑽禧又如何？

一九九六年金禧出版金禧紀念冊，二〇〇六年鑽禧則編製全體校友之永久通訊冊，內有地址、電話、電郵、傳真號碼及半身近照(護照尺寸)，請各位校友從速賜贈為盼。

融社學長來信提供

長壽保健良方

融社各位學兄：

自從畢業至今已幾十年了，可惜能見面的機會太少，想你們各位身體都很健康。

葉寄武是一位外科醫生，想不到因患痴呆症與世長辭，葉璇光很可能亦去世，因很久收不到他的來信。

前幾年有中大醫院教授醫生在中山市富華酒店向600多人講話，說全國患痴呆症

的病人達20萬。他說發病的原因是他們不懂得如何保健。他建議我們：(1)要多想過去快樂的事情，切勿想過去不愉快的事

情；(2)要注意營養；(3)要體育鍛鍊；(4)生活要有規律；(5)要戒煙戒酒；可飲少量葡萄酒(50毫升)，少量酒可水沖走血管裡的膽固醇。

我對保健採取的措施是：(1)注意運動，一天步行一小時或打Snooker 1小時；(2)旅遊爬山；(3)注意營養；(4)多聽高雅音樂，

級社消息

如Symphonies、piano與Violins等。

今年已88歲，84歲時《中山日報》記者到我敝舍訪問，後寫了一篇長文登在《中山日報》上，最近從書堆裡找到此文章，現寄與各位參考。

後談，盼回信，祝各位身體健康、心情愉快、家庭幸福。

李德天 06年9月7日

地址：中山石岐洪家基正街43號202
郵編：528400
Tel: 8840701

今年84歲左手殘疾的他說：如果把目前的时间分成三部分，一半要給音樂，餘下的留給攝影和英語——一位殘疾老人的生活三部曲「人生在世，假如不懂得交響樂，那真是一件遺憾的事。」李德天說。

記者找到他家時，他正在「聽」電視，World頻道「休息」，播放貝多芬的交響樂，李德天老人則沉浸其中。今年他84

人生在世，假如不懂得交響樂，那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67年前，17歲的他因為一首舒伯特的《冬之旅》，而改變了一生的心路。他自己迷上了西方古典音樂，尤其是交響樂，幾乎主導了他的精神世界。

他得到過廣州一位鋼琴大師的指導，德國修女還親自教過他。1939年，21歲的他進入雲南大學農學院學習，因為戰爭和經濟原因，他不得不暫時放棄他的愛好，將所有對鋼琴的激情，投入到音樂欣賞

中去。1947年，他進入廣州長風中學教書。因為音樂，他和妻子走到了一起，「每個夜晚都在珠江邊漫步，探討音樂，一年後，雙方相互都離不開了。」

1960年12月15日，成為李德天與鋼琴訣別的日子。他在中山農業研究所做試驗時，一瓶沒有貼明標籤的化學物品爆炸了。他的左手被炸斷，眼鏡也被炸破，屬於美的范疇。客廳

84歲了，他仍然希望拿到美國的綠卡，那樣和妹妹可以長聚。為了更好地與加州人交流，現在他每天都要抽出兩至三個小時學習英語。用僅有的右手拿一只磨花了的擴大大鏡，對《英語300句》閱讀，對老人來說，同樣是一種享受。

按1941年入學，或屬雁社。(此為我的疑問)家兄翹之(已逝)1939年入讀母校，1941年已是初中三年級，應屬昭社。我在校時間不長，惟於人生里程碑是難忘。2005年多次路經母校，徘徊於校門前追憶，得工友指點往校友會訪問，此為離校20餘年首次入校門，承校友會學長熱情相待，不久，又寄來母校「創校115週年紀念特刊」，令我有如重返培正大家庭之感觸，此外更閱第170頁《雁社點滴》，其中所列學長無不認識，不敢冒然聯繫。在校同學，有兩位屬同宗，份外感親切：一、潘肩萬，1945年，我參加智識青年從軍抗日，編青年軍第209師，一次行軍途中遇到他亦在軍中，大為驚喜。二、潘羲之，60年代在廣州市偶遇，聞他居住澳門。此候各位夏安！學弟潘幹之敬上

地址：香港北角孔雀道23號地庫
Tel: 25169971

香港培正同學會請轉雁社

諸位學長：你好！近日收到《培正同學通訊》第165期，見附頁一活動預告——1940年級雁社畢業鑽禧紀念通知，內心激情不已，乃試函查詢，如貴處有保留1941年級入學同學錄，敢請寄下查證，倘所請不實，請見諒。

1941年我就讀母校初中一年級，日寇攻佔香港，無奈停學逼回祖國，此後未與母校及同學聯繫，印象已不清。

1952 偉社 消息

社友劉志強於山因病辭世，九月廿七日舉殯，港社長何家輝、廣州社長陳榮炎、澳門社長伍文鏗、社友林伯海、葉于旼、李宗濂專程前往致祭。劉社友過往卅多年在聯系本港及海外社友方面貢獻良多，其任勞任怨，全心全意為社服務之精神，永存社友心間。自彼五年多前歸隱中山後，聯系社友工作由黎啟熹負責，各地社友訪港，勿忘與黎社友聯絡。

凌紹樞伉儷於國慶假期由穗來港，社友何家輝、曾志盛、麥文郁、丘觀亮、李崇輝、黎啟熹邀約在油麻地漢寶酒家相聚。闊別年餘，凌社友風采依然，黑髮濃密如昔，令人欣羨。互通近況之餘，亦為明年畢業五十五周年慶祝事宜交換港穗兩地意見。

誠社李君聰偕兒 (騰社李意) 造訪香港培正同學會

移民在(加州)之誠社1953年級李君聰同學自美國公職上退休已有多年，近數年曾多次到港，皆有造訪香港培正同學會並捐助同學通訊費用如儀。今年2006年8月李君聰偕兒子李意(1990騰社)及媳婦林氏(美國土生土長)同行到港。李氏父子三人並於八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到訪培正母校內之香港培正同學會與駐會幹事蕭真定(1950年級忠社)同學晤談甚歡。

李意同學在香港培正自小學業至中二(1987年)屬騰社社友。李意於1987年秋離港轉往英國就讀中三，後於1988年冬隨父母移民美國加州，1997年於加州州大學取得工程碩士學位，今在加州任土木工程師。李意同學

睽別培正母校於今十九載，此次重返母校探舊尋根，又在同學會所內仔細瀏覽1990年騰社之中學畢業社刊同學錄，並一一譯述與偕行之林氏夫人知曉。

是日正值學校暑假，但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與張廣德副校長仍留校處理校務。李校長雖與此當年頗屬頑皮之小學生闊別近廿年，仍能與李意夫人道及此舊生當年小學生涯之往事。在小學部之吳華英老師紀念球場上拍照之後，誠社李君聰同學慨嘆戰後他在港讀培正港校小五以至高中畢業，此期間校內之舊建築物，如小學部、圖書館、大禮堂(今拆卸中)、學生宿舍等皆已蕩然無存，幸騰社李意就讀過之小學部課室大樓(六〇年代建)仍健在，而他初中



北美誠社同學參加了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李君聰 (1953誠社)

我住在加州三藩市灣區，2006年初得悉灣區培正同學會定於十月

初在羅省地區舉辦首屆全世界培正同學日，同此時間，誠社加東多倫多張卓然同學、美東波士頓陳振煥和美中芝加哥石守仁都打了電話給我，表示有興趣屆時參加到羅省參加這盛會，並邀我同行。

2006年六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發出公函給這裡各班社代表，詳列

世界培正同學日節目加辦法，又這裡同學會打算僱旅遊巴士集體南下等。收到這公函，我便影印三十多份，寄出與灣區誠社社友，我亦立即寄了支票，填了表格寄給羅省，亦向這裡同學會報了名參加巴士團，並隨團在羅省地區的汽車酒店住宿兩晚(十月六日、七日)。

時代之中學校舍部份，近年已加添數幢新建築矣。

據李氏父子道及，李意之姪女李思婷(已故騰社李照三老大哥之孫女)及其夫婿黃德良(二人今居加拿大多倫多)曾就讀香港培正，亦屬騰社社友，真是紅藍騰社兒女一家親了。

2006-09-12

三藩市灣區之誠社同學一共有十一人參加這大日子，除巴昭夏同學夫婦，他們在三月已經報了名，交了費用，最為熱心(他們自駕車南來)。羅省地區誠社同學出席的(多有攜眷同來)有德校潘邦柱、文沖、韋啟榮、鄧炯培、梁葆權、陸文德、李美珩；港校者為李斌倫、李立志、羅禧角及邱延群。加州之外地的同學有(美東)陳振煥夫婦、(加東)張卓然夫婦、(加西溫哥華)黃卓崖伉儷，海外來的有香港吳漢榆、廣州的陳紹堅同學與夫人。

結果，灣區誠社同學共有十人參加了這巴士團(全係單身，未攜眷)，他們是德校的陳泮榮、林熹日、關梓輝、楊素堅、吳鳳玲、吳月娥、胡晞濤、鄧曉華與港校的李君聰、麥祥莊。十月六日這一天，巴士團四十人依時抵達羅省地區我們住宿的酒店及同學們大爾宴地點的聖蓋博希爾頓酒店。(三藩市地區一共一百八十多紅藍兒女及其眷屬參加了這個盛會)。

這個晚上，誠社同學連眷屬一共有四十人參加，剛好四圍檯，大家都沾沾自喜，認為大概可以取得出席人數最多班社獎，結果，冠軍是1968年仁社同學，有七圍之眾，居首位，其次協社與及謙社亦各有六圍，偉社、誠社、善社各四圍，並列第三位，匡社有三圍，居殿軍。

值得一提的是，最後關頭才報名參加(姑諱其名)，當時經已額滿見遺，幸得羅省誠社潘邦柱社長

在誠社午餐中，李君聰同學向大家簡介了台山培正中學之「紅藍誠社校友樓」之籌款及命名經過(詳見三藩市同學通訊第8期及香港培正同學通訊164期)，這教學大樓會於2006年十二月揭幕啟用，將來大家有機會到台山時，請去看看。

這天下午一時，午宴過後，部份誠社同學便趕到同學日大會舉行之場地(希爾頓酒店)去聆聽誠社吳漢榆同學主講的詩詞創作工作坊講座，大家獲益良多。

這個晚上，誠社同學連眷屬一共有四十人參加，剛好四圍檯，大家都沾沾自喜，認為大概可以取得出席人數最多班社獎，結果，冠軍是1968年仁社同學，有七圍之眾，居首位，其次協社與及謙社亦各有六圍，偉社、誠社、善社各四圍，並列第三位，匡社有三圍，居殿軍。

十月七日(星期六)誠社同學在羅省地區聖蓋博市內之御珍樓有午宴之聚，由來自溫哥華的黃卓崖同學作東道主，昨夜參加過世界培正同學日大公宴的誠社社友與眷屬大多出席，共有卅三人，三圍檯之多，但隨即發現鄰處大廳有1964年協社同學在此舉行午餐餐會，有六圍檯之眾，誠社同學又瞠乎其後了。

廿七日全球各地誠社同學這次在美國羅省歡聚過後，大家都期望於2008年，我們離校五十五周年的慶典中再見面。



半個世紀的第一次約會

誠社 吳漢榆

1953年畢業離開培正母校後，就沒有見過高伯康。200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在網上重新聯絡。打從那以後，我們天天通email，幾乎從沒間斷，近三年來我一共收到1,034封email。我們的話題非常廣泛而自由。我們首先了解彼此的健康狀況。我知道他藉豐富的藥物學知識，對18年前肝臟移植手術，成功地自我逐步以至完全停服防排斥藥。而經專業檢查後，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他還向我推薦ACE Inhibitor以防治高血壓，效果很好。我向他介紹學習中國詩詞的心得，我們對中外教育進行探討並評價，以及交換對世界大事的看法，彼此談得很投契，並且看法大都一致。

今年初，知道他下定決心，又成功進行了一次股骨手術，終於甩掉輪椅，恢復自由行走能力，更加強我邀約他旅行的決心。獲悉2006年10月6日首屆全球培正同學日由LA培正同學會接辦，我們計劃好這次半個世紀的第一次約會，為了有更多時間無拘束地在一起，經反覆磋商和安排，決定參加五日四夜赴墨西哥海上遊，儘管伯康伉儷以前也曾參加過此航線。經潘會長協助，找到忠社曹慶安做室友，最後確定此次10天的全程路線。為了減少中途轉機可能的延誤和變數，決定乘搭國泰直航班機CX884 / 885。經過13小時的航程，於同日中午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難得高伯康伉儷花了三個小時，駕車從聖地牙哥來到此地接我。由於經常有在網上交換照片，我們見面時一眼就認出對方。

到 Hacienda Height 向Kathay小姐取得船票，就去找下榻的Best Western Markland 酒店。原來這是一間開業只有兩年的新酒店，認識的人不多，幾經周折，花了近兩小時才找到它(我的室友晚上10時抵達LA機場，竟要花4個多小時才摸到門)。酒店環境還算不錯，客房也大。

9月30日至10月1日，伯康領我在LA市附近遊覽了幾處地方。

Getty 中心
由405 freeway進入輕軌電車站，便可乘0.7英里路程的電車進入Getty 中心的廣場。Getty 中心由博物館以及東、南、西、北館建築群組成，分別展出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文物。此外還有展覽館及研究所。1983年Getty 中心用J. Paul Getty 基金購買了750公頃土地，由精於現代建築的Richard Mein 建築師設計。他採用傳統建築材料以體現植根過去，展望未來的信念。據悉Getty 基金本金不許再增大滾存，只可將利息用於擴建及添置文物。例如光是購買義大利石料就用了一億美元。而以前空空如也的陳列廳，現在都用珍貴的傢具、名畫等布置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中心的花園的一草一木，也布置得很優雅，高低錯落有緻。利用建築剩餘鋼筋建造花壇骨架，亦頗有特色。

隨後到比華利山的Rodeo Drive 參觀購物商場，這兒應是全球



在美國西部博物館 (Museum of the American West) 展出許多早期美國西部牛仔文化。展覽館以「今天連結過去，並揭示未來」作為標榜。不過，展出的各種牛仔用的手槍、馬具：...



17:30、同桌有高伯康伉儷和曹慶安，鄰桌有余松蔭及夫人，李學易和郭少潔。還有楊東權伉儷，張燦煜伉儷等，船上共有培正校友及其親友約200人。



最豪華購物區，名店林立，如Ferragamo (飛甩雞毛) 等。免費停車場提供專人代客泊車服務，十分方便。

Disneyland音樂廳為全不銹鋼結構，頗具現代太空時代特色。

Autry 國家中心——美國西部文化研究

10月2日 天朗氣清，是旅遊的佳日。中午12時登上皇家加勒比 (Royal Caribbean) Monarch of the Seas 號郵輪，該船載客2,700人，排水量達70,000噸，長267米，闊32米，高13層。吃過午餐，全部旅客進行了一次安全演習。

下午5:30啟碇，直放聖地牙哥。晚餐安排在

過去牛仔槍雖然快，但還很有道義，絕不佔便宜首先開槍，不欺凌老人弱小。不似今天的「牛仔」，完全違背Gene Autry 當年的牛仔信條。

墨西哥五日四夜海上之旅

10月3日早上8:00，船泊聖地牙哥港。伯康提議：遲些我們將會在 San Diego 逗留，因此今天只到近岸景點遊覽。在碼頭附近，一位來自上海的小姐問我們煤氣燈區 (Gas-lamp District) 怎麼走。我們建議她先沿岸邊參觀，如 Seaport village 等，再去購物區不遲。

岸邊停泊著名航空母艦中途島號 (Midway)，供人參觀。

想到1941年二戰開始，日本軍偷襲珍珠港，中途島海戰，是太平洋戰事的轉捩點，從此日本節節敗退。為紀念這場戰役，美國將1945年下水的空母以「中途島」命名。下午乘 Shuttle Bus 去市中心



走了一轉，結束市內 Ballroom，也時開時停。原來有錢人只把遊艇泊在海面度假，島上自然生意不多。我們乘駁船在 Avalon 上岸，沿海邊漫步，把帶來的月餅分享。伯康因咳嗽，到藥房

船。

大概喝了太多檸檬水（水喉水泡制的吧），肚子不舒服，晚飯也沒吃，伯康給我特效藥 Imodium，吃了兩粒，半日再吃一粒，才止了瀉。高伯康曾經在電郵上詳細介紹過郵輪食水缸出現細菌

污染而使全船許多人生病的事，而清理水缸，消毒也十分困難，因而導致輪船停航，也有可能。

Port of Call 3——Mexico

10月5日早上8:00 郵輪停靠在港——墨西哥的 Ensenada，之後便回航返回洛杉磯。墨西哥是南美洲靠近美國

的一個國家，近年有超過千萬移民流入美國，給美國經濟、社會引發許多問題。政客們為了爭取墨西哥移民的選票，正為他們的全面合法居留製造輿論壓力。



校友在13層聚集，舉行一次中秋賞月會。大家齊唱校歌及校旗歌。謙社同學帶來中秋月餅，切開與大家分享。場面熱烈而溫馨。

2006年10月6日早上

7:00，船已停靠L.A.的 San Pedro碼頭，

乘客按色帶（紅、黃、綠、紫...）分批等候離船，等了個多鐘頭，上得岸來，還要列隊等候過安全

關。携美國護照的還好，因為關員多，又不用打指模，故很快就過了關。我們這些持外國護照的，要花費幾個小時輪候，又要拍照，又要給左右食指打指模，才得過關。難怪有旅客慨

嘆地說：再不來花錢受這些冤枉罪。過了關，LA同學會已派出專車接我們回酒店，余煜培等委員在碼頭候候數小時，真是辛苦了他們。

（10月6日晚上同學日大晚宴見另文）10月7日下午，在主持「詩詞工作坊」研討會後，按照原訂計劃，應伯康伉儷邀約，到聖地牙哥他們家小住幾天。

10月8日早上，我抽空把從香港帶來的中文手寫輸入軟體「小蒙恬」裝妥，試寫並打印出中文文件，以便伯康以後可用中文和我通訊。下午，到全美著名的 San Diego 動物園參觀。動物園佔地

1,800公頃，有425類3,500種動物。來自中國的大熊貓仍是這裏的寵兒。看完大象玩雜技，我們迷了路，等待園內職員協助用車送回出口，就誤了和高太的約定集合時間，讓她久候和擔心，真是過意不去。

10月8日上午，到 Balboa Park 參觀。園內許多建築物，如音樂廣場 Spreckels Organ Pavilion，屬伊斯蘭形式，每個禮拜天有免費音樂演奏。有一個植物館 Botanical Building 裏面展出許多花木。有專門培植的草藥，竟然有一株何首烏（Ho Sou Wu）。為方便遊人，園內設有多條線路的免費無軌電車服務。



下午去到 Coronado 島。伯康伉儷是識途老馬，引我到一處靠海邊的餐廳共進午餐。環境舒適。從此處

遠眺，可見到停泊在 San Diego 的中途島號空母。我們還參觀 Hotel Coronado，酒店正在大興土木擴建。有一棵形狀獨特的

的大樹，據說瑪利蓮夢露曾在此拍過電影，並立碑為証（照片）。有一處叫 Retirement Community 的社區，供退休而需家居服務的人仕租用。每月交 USD4,000，便可享受食宿等生活設施和服務。是否合適，見人見智也。在島上有一處沙灘，有海豹在休憩。環保人士設帳警戒，保衛海灘，以防有人驚擾趕走牠們。此刻，紅日即將西墜，天邊泛起紅霞，美景當前，令人流連忘

遊覽回船，郵船下午5:30 啟航開赴 Catalina 島。

今晚舉行船長晚宴，眾人盛裝以待，可惜不見 Captain Gala 倩影。

Port of Call 2——Catalina Island

10月4日早上8:00 船泊 Catalina 島對開海面。原想把該島發展成旅遊度假勝地，可惜經營了百年，仍徒勞無功。島上唯一的圓形賭場 Casino



我們乘 Shuttle 巴士到市中心一轉，領略一下南美國市風情，便匆匆回輪船上。下午5:30 輪船啟航回L.A. 晚飯後，跟服務員話別，乘客按規定將服務金用信封封好，逐一親身交到他們手中，他們列隊頂着燭光，載歌載舞，表示感謝，場面熱烈而感人。九時許，培正



的 San Pedro碼頭，乘客按色帶（紅、黃、綠、紫...）分批等候離船，等了個多鐘頭，上得岸來，還要列隊等候過安全關。携美國護照的還好，因為關員多，又不用打指模，故很快就過了關。我們這些持外國護照的，要花費幾個小時輪候，又要拍照，又要給左右食指打指模，才得過關。難怪有旅客慨嘆地說：再不來花錢受這些冤枉罪。過了關，LA同學會已派出專車接我們回酒店，余煜培等委員在碼頭候候數小時，真是辛苦了他們。（10月6日晚上同學日大晚宴見另文）10月7日下午，在主持「詩詞工作坊」研討會後，按照原訂計劃，應伯康伉儷邀約，到聖地牙哥他們家小住幾天。10月8日早上，我抽空把從香港帶來的中文手寫輸入軟體「小蒙恬」裝妥，試寫並打印出中文文件，以便伯康以後可用中文和我通訊。下午，到全美著名的 San Diego 動物園參觀。動物園佔地1,800公頃，有425類3,500種動物。來自中國的大熊貓仍是這裏的寵兒。看完大象玩雜技，我們迷了路，等待園內職員協助用車送回出口，就誤了和高太的約定集合時間，讓她久候和擔心，真是過意不去。10月8日上午，到 Balboa Park 參觀。園內許多建築物，如音樂廣場 Spreckels Organ Pavilion，屬伊斯蘭形式，每個禮拜天有免費音樂演奏。有一個植物館 Botanical Building 裏面展出許多花木。有專門培植的草藥，竟然有一株何首烏（Ho Sou Wu）。為方便遊人，園內設有多條線路的免費無軌電車服務。下午去到 Coronado 島。伯康伉儷是識途老馬，引我到一處靠海邊的餐廳共進午餐。環境舒適。從此處遠眺，可見到停泊在 San Diego 的中途島號空母。我們還參觀 Hotel Coronado，酒店正在大興土木擴建。有一棵形狀獨特的大樹，據說瑪利蓮夢露曾在此拍過電影，並立碑為証（照片）。有一處叫 Retirement Community 的社區，供退休而需家居服務的人仕租用。每月交 USD4,000，便可享受食宿等生活設施和服務。是否合適，見人見智也。在島上有一處沙灘，有海豹在休憩。環保人士設帳警戒，保衛海灘，以防有人驚擾趕走牠們。此刻，紅日即將西墜，天邊泛起紅霞，美景當前，令人流連忘

場的路上，車程共3小時，前段因塞，空氣混濁，伯康因此頻頻咳嗽。他沿路指出，新移民不守當地法規，駕車左穿右插，橫衝直闖，叫人氣憤。



10月10日，訪美行程結束。由於伯康伉儷的細心安排和照顧，此行收穫甚豐，增廣了知識見聞。

在駕車去L.A.國際機場的路上，車程共3小時，前段因塞，空氣混濁，伯康因此頻頻咳嗽。他沿路指出，新移民不守當地法規，駕車左穿右插，橫衝直闖，叫人氣憤。



別，互道珍重，相期再見！
13時國泰CX885班機準點起飛，11日下午19時平安抵香港，圓滿結束訪美行程。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紅藍師友情

誠、匡社 吳漢榆



前排左起：李君聰、羅濤角、邱延群、潘邦柱、陳泮榮、鄧曉華、陸文德、李美珩。
後排左起：黃卓嵐、陳昭夏、張卓然、林熹日、李立志、韋啟榮、麥祥莊、陳振煥、關梓輝、李斌倫、梁葆權、李文沖、陳紹堅。
(2006-10-7誠社午宴)。

我於二戰後1946年秋入讀何文田培正小學五年級(匡社)，至48年暑期小學畢業，當時班主任是張慕瓊老師，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她是我的國文科的啟蒙老師，我現在仍然非常懷念她。

1950年暑假讀完初中二，大考取得優異成績，何宗頤老師特准我和其他十二名同學跟外校生一起參加高中一入學試，我幸列正取生第一名，於是便成為「誠社」一員。羅傑烈、凌鴻銘、朱達三、林藻勇、張啟真、老瑞麒等老師，在我於母校三年高中修業期間，給我打好文、理科基礎，1953年順利考入理工科大學。



左起前排：朱華輝夫人、余松蔭夫人、余松蔭、古社鴻、郭少潔、李宗愷夫人、高伯康、何榮新夫人、何榮新、楊東權夫人、高伯康夫人。
左起後排：朱華輝、謝鴻基、張燦煜、余煜培、湯壽仁、李宗愷、羅根合、楊東權、李學易。

來自三藩市的有：關梓輝、麥祥莊、李君聰、陳泮榮、林熹日、鄧曉華。
其他的人：陳昭夏、黃卓嵐、陳振煥、張卓然、陳振煥、關梓輝、李斌倫、梁葆權、李文沖、陳紹堅。

匡社有三席，來自三藩市的有：楊東權、羅根合、李宗愷、何榮新、張燦煜、李學易、郭少潔。
L.A.的有：朱華輝、梅慧根、高伯康(聖地牙哥)；湯壽仁(西雅圖)；謝鴻基(芝加哥)；余松蔭(BL PASO)；古社鴻(HONOLULU)；許多同學還攜同夫人出席。

善社離校四十五年 重聚船遊簡報

胡劍豪 善社

善社同學，歷年來都有很多活動。十年前，離校三十五年，舉辦了第一次船遊，三十多人同遊加勒比海，十分成功。五年前，雖在九一一恐怖陰影下，依然成功地船遊東地中海。當時相約今年再見，現在同學應約而來，真正來自五湖四海。美東有朱崇禧夫婦、謝景亨、陳維松、林鎮藩夫婦、陳玉安夫婦、美中有蔡宗磐夫婦、梁榮成夫婦，加拿大有陳慶棟，澳洲有陳秉麟夫婦，英國有黃祖同夫婦，黃鎖棠夫婦來自Kuwait，香港有彭一山，南加州有唐冬明夫婦，而灣區同學，大都參加，連三對朋友，共四十四人，為三次船遊之冠。

船遊在八月廿九日，星期二啟航。八月初，倫敦警察偵破恐怖份子意圖爆破飛機的陰謀，民航機保安，頓時加強，一切流質不能上機，航班班次，一時大亂。

幸而在幾日後，大部回復正常，我們的船遊，亦未受阻礙。回想五年前，三位同學，因九一一而取消船遊，今回如陰謀不被及時偵破，將會歷史重演，我們亦可算幸運。

很多同學，都提早幾日到羅馬。灣區只我與威漢，在廿八日，星期一起程。王耀祥早一日乘機，他在Atlanta特別打電話，因保安措施，提醒我要起機前三小時到機場。我所乘的Delta 632班機，在8:30 am起飛，威漢在凌晨五時，在黑夜中接到機場。出乎意料，機場一切很有條理，並無混亂，人龍亦不太長，只一小時，便辦妥手續，在開口等候。威漢笑言，現在搭機，要過五關，斬六將，這只是第一關。飛行約五小時到Atlanta轉機，起初很多顧慮，擔心轉機麻煩，但一小時的時間很是足夠，過大西洋至少九小時，免強

閉目入睡，到羅馬是早上九時，相當於三藩市晚上十二時。行李一切無誤。船公司已專員在接待，船公司的旅遊車在十時許開出機場。記得五年前，船公司送我們到一酒店午餐後才上船，今次竟然帶我們到羅馬旅遊，先到St. Paul Basilica，然後在羅馬市區，繞過Coliseum等名勝，花了個多鐘頭才上路往碼頭。上船手續很容易，尚有時間在船上進午餐，回到房間收到行李，才鬆了一口氣，放心船遊。

晚餐時，各同學才正式見面，各有不同的故事。梁成與陳秉麟早一星期已到羅馬。蔡宗磐與東岸眾人，不買船公司的transfer voucher，自己安排巴士由機場到碼頭，省下了數十元。唐冬明的行李，完全失落，狼狽十分，船公司為他免費洗衣，亦在全力追查。到會近四十人中，只我夫婦、高

佬、細胞、陳慶棟、宗磐六人，參加了歷年來我們全部三次船遊。第一晚，海面波濤洶湧，船搖擺得很利害，好幾位同學都吃不消。第二日午，船停Monte Carlo，此是世界有名的賭國，地方不大，眾人都認為不必參加船公司的excursion，而自己自行遊覽。午餐後一同上岸，步行上碼頭傍的高崗。一同起步，但一上斜路，立即分成幾組。山上是旅遊中心，有狹窄的街道，精緻的商店，最宏偉的是皇宮，高佬等買票入場，在皇宮內如廁，由衛兵護送，沖廁便成royal flush，只此便值回票價。

齊天大聖，到Monte Carlo一遊，約下午四時，回到船上，剛好及時參加胡炎章安排的聚會。會中，各人聚舊拍照，又有酒水小食。威漢光源等，會後上岸遊賭城，其他只休息一會，又是晚餐，食個不停。

據云車費應在十元以下。怎料的士在市內繞了一大圈子，車費是十五元，我們明知中計，亦無可奈何。Casa Mira內有陳列館，解說Gaudi的作品及其特色，他運用光線和材料，超越他的時代，很符合現代標準。館內有模型和解釋，但我們都沒有心情慢慢細看，王耀祥是內行人，可能只有他一人明白其中奧秘。Gaudi的建築物，有獨特的外形，彎曲的線條，對我而言，直是古怪。遊完這寓所，炎章提議步行回船，漫行過市中的Las Ramblas。此為市中的一大街道，全部封閉給行人，遊人十分擠擁，有很多街頭賣藝，小販攤檔，是Barcelona的特色。王

耀祥女兒介紹Cafe de l'Opera，認為一定要嘗試它的churro。女命難違，王耀祥邊行邊打聽，皇天不負父心，幾乎行完整條Las Ramblas大街，才找到這餐室。Churro可說是鬼佬油炸鬼，新鮮炸出來，的確香甜鬆脆，不枉一番心力腳力。餐室似乎離船不遠，於是繼續步行。可是望山跑死馬，要一個鐘頭，行到腳軟才到。在碼頭見到梁成，他在Las Ramblas街上買畫，所以避過這行路一劫，坐的士回船，剛好在碼頭與我們相會。時屆七時，錯過了晚飯入席，梁成於是與餐室主管商討，要求在late sitting入座，當然沒有問題，可是主管態度傲慢，激起梁成把火，幾乎要向船公司投訴，幸而一切圓滿解決，喜劇收場。

第六日又是全日航海，第七日到北非突尼西亞Tunisia的La Goulette，各人以為這是第三世界，雖無過犯，面目可怕，所以多參加船公司的上岸旅遊，一旅遊巴士，我們佔了一大半。La Goulette是一小城，比想像中美好得多，房宇街道相當整潔美觀，並無破舊之感。到一名Sidi Bou Said地方，房宇都是白牆藍窗，是遊客集中地。導遊帶我們到一私人住宅，竟然要三元入場，很多人都拒絕進入而自行遊覽。該地區小販林立，導遊曾警告，如非有心購買，不要觸摸或問價錢。余光源利害，五對鞋開價\$320，以六十元成交，真正是

在歐洲，差不多任何都市的教堂都是旅遊景點，所以第一站是大教堂cathedral。教堂在市中心，臨海而建，很是壯觀。乘巴士離開教堂到名為Spanish Village的庭院。院內樓宇，是仿照歐洲不同形式的建築，供遊客參觀，很寧靜而有趣。最後一站是山頂的廢堡，俯瞰全城，風景優美。



級社消息

講價高手。其後，旅遊車到Carthage，是古羅馬的遺址，見過「Pompeii」或希臘的遺址後，這Carthage亦不外如是，如非對歷史有興趣，亦不外一堆廢墟。

第八日到Palermo, Sicily。有人以往的經驗，大部份同學都一同上岸，自己乘市區的旅遊巴士遊覽。先到Norman Palace。六

歐元入場，有美麗的小姐導遊，可惜講的是意大利文，我們只得個「睇」字。莫名其妙地行完皇宮，同學多繼續乘車繞城一週後回船。唐冬明另乘車到山頂的Monreale，觀賞該處大教堂著名的mosaics。

第九日，是最後一次上岸，停Naples。五年前船遊，已經到過此鎮。第一次到這地的同學，多參加船公司旅遊到著名古城Pompeii。蔡宗磐租了一大旅遊車，三十人一同到附近的Sorrento。車行著名的Amalfi Coast，公路沿海傍山腰而過，一邊是直削的懸崖峭壁，險要而壯觀。車停Positano路傍的觀景點，可以拍照，但可惜沒有廁所，所以一

到Sorrento第一急事便是「解決」。Sorrento是旅遊重點，充滿遊客，精緻商店。我們漫步行過市區，在露天餐館進午餐，寫意地消磨了數小時。船公司去Sorrento的旅遊收\$99，現在我們每人只\$26，十分多謝蔡宗磐的安排，從此他由「Ah-Dee」晉升為「Dee」。

Naples之後，船遊已近尾聲。船遊根本是其次，真正的歡樂是在船上同學相互聚會。餐廳是各人必到之地，所以亦成為聚餐的場所。早餐及午餐，我們不約而同地聚於「Lido」餐室的一角。有一日，細胞、高佬、鐸、及其他同學，由早上七時早餐，坐在餐室直到午餐之後，給予牙較充分的運動。

晚餐本有編位，但我們除第一晚外，完全沒有依照編定的座位入座，都是隨意入座。我們的Agent每人送酒兩枝，差不多八十枝餐酒，每晚的確是大杯酒、大塊肉。飲飽食醉後，通常都聚於一card room。陳玉安與朋友一檯麻雀，太座門玩Domino，高

佬等玩撲克牌，人多時甚至有第四檯，麻雀或橋牌。玩牌輸贏是其次，要緊的是牙較戰。黃祖同牙尖嘴利，不減當年。高佬等雖是撲克高手，往往被王耀祥、黃鎖棠、彭一山等，偷雞，而戰敗，不停怨天怨地。起初時，還要與該部門主管商量，借用房間，後來已成慣例，在重賞之下，房外有一告示，

“reserved for Pui Ching”，而且有侍者酒水生果招待。我不知培正聲名如何，但北京「聲音」遠播船上。最後一晚，差不多全部同學都聚在card room，除道別外，共商將來的聚會。威漢透露，香港陳偉仲等，正安排年底聚會。威漢船遊後回港，將會公佈詳情。另外五年後金禧，各人都同意回港，要與香港同學聯絡，安排一切。

最後一日，同學各自離船。各人懷愉快心情，深信後會有期而分手。於是結束這一次高興的四十五年重聚。

（轉載自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六十一期通訊）

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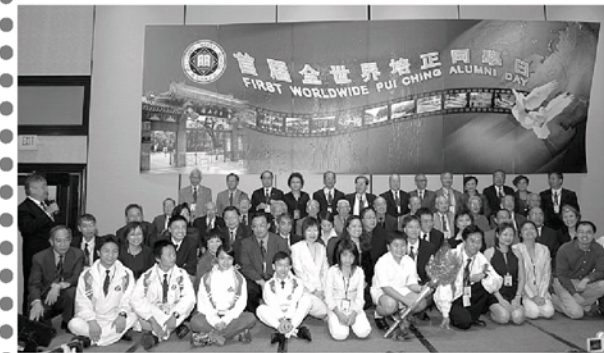
1964年協社 馬民健

世界培正同學日首屆舉辦洛杉磯十月六日乘早機趕往羅省赴盛會好友乘輪遊墨國船剛抵岸來接機圍坐聊天進午餐花絮趣聞笑翻天放下行李稍休息前往會場希爾頓場內校友頗擁擠四面尋找老同學握手言歡同敘舊排排作狀上鏡頭八百嘉賓齊入座寬廣大堂亦爆棚

協社同學佔六席參加者眾受表揚培正校歌齊聲唱紅藍聲勢夠氣派老少校友坐一堂年紀相距達四代羅省會長潘其平致詞風趣笑不停小學演講真老成中學舞姿亦妙曼接棒代表續上場紅藍精神永傳揚義工辦事能力強成功建立好榜樣席散興緻猶未盡全班轉場到麗晶

梁興曲泉請宵夜美味小吃暖人心高聲談笑無拘束吃喝玩樂永不足凌晨方知時間短依依不捨明日見十月七日御珍樓協社集體做大壽六十雖未屆古稀亦是人生里程碑半百韶光轉眼逝數十舊友心相惜地主客氣要加菜香檳乳豬香又脆生日快樂齊聲唱精美蛋糕同品嚐

文珠慷慨派利是人人都得好意頭卡拉OK不作餘興表演精彩歌聲揚興緻勃勃不能停轉場又往梁興家玩耍好比少年頭康樂人生復何求感謝羅省各同學招待殷勤又週到中秋舞會在黃昏衣香綉影撩人醉校友樂隊好伴奏名曲動聽出耳油舞林高手齊出場精湛舞藝羨煞人



老伴相對會心笑輕歌曼舞今宵醉月下花前漫步遊何時再約黃昏後慨嘆時光不可留兩日歡聚瞬間逝飲酒作樂樣樣齊相聚情境記心頭離情依依心酸楚互相叮嚀多保重萬水千山難阻隔咫尺天涯若比鄰三年後有同學日再約一次大團圓感謝諸位辦事人圓滿紅藍一家親



My Observation

Thank you all for a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week. Here are my observations on some of you during the reunion. They are here purely for your enjoyment.

Ceci and Steve,

Steve, thanks for setting me up for the “historic moment”. But you clever devil; I am now, more than ever, convinced that you had been planning the entire scene for the longest time just for you to be sitting next to Alice at the mid-night snack. Ceci, thanks for being a good sport to play along and being a good hostess. You are such a natural dancer. In no time, you were doing the “electric slide” like a pro.

Mabel and Ken,

I will forever remember the “not-so-slight” lift of Mabel’s skirt at the dinner dance and Ken’s jaw I helped picking up from the floor afterward. (By the way, whatever happens to Mabel’s photograph? Is it being censored and suppressed by Ken?)

Alice Chao,

What can I say? I think Victor Heo Hung Wu said it best when he described you as “poetry in motion”. Wasn’t it only a short 42 years ago that you were gliding in and out of our class room? (Remember the way she walks?) (And definitely in and out of my teenager’s dream.)

Sandy and Jun,

You guys have very, very good “family teaching (Gar Gou)”. I can never envision my son vacationing with me TOGETHER with his girl friend, not to mention mingling with a bunch of old farts. Jun, your voice and rendition of “First of May” was wonderful and touching. I insist that you perform in front of a formal and bigger audience next time.

Tammy and Philip,

If anyone ever wants to learn a language, make sure you take your Mandarin lesson from Philip. All of us were rolling on the floor and almost died laughing. I am sure that the time he spent courting Tammy in Taiwan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at special skill. (Were they communicating through Mandarin? Or merely through heated actions?) I also enjoyed Philip’s “Toy-Sann” jokes. Those were of a different kind, though, triply and quadruply X-rated. Tammy, you are a wonderful dancer and a most understanding wife. (I told my Jenny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for her to learn from everybody.) I look forward to our next dance.

Evy and Charles

Here is a great dancing two-some. I especially enjoyed Charles, “name-sake jokes”. “Pissing in Harbin” means “Dick Leung”; “Foul Languages” means “Ken Ma and Paula Ma”. As for Evy, all I can remember and still daydreaming about, are those sexy eyes.

Eliza and Wilson,

What a lovely couple, and when they did the Tango, Wheee-wwww!! Weren’t they hot?

Sherman,

What a singer with an amazing knowledge of Western hit songs. I thought an honor student ain’t supposed to do that. I guess, deep insider, Sherman wanted to be a “stinging fly (chao fei)” like some of us. (That means you, Big Mountain and See Goo, our class’s typical chao fei.)

Julie and Joe

As usual, Julie was dedicating and busy in arranging every detail of this reunion. I especially enjoyed the singing we shared at the piano bar on the cruise. Suffice to say that her operatic voice dominated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ongs we sang. While Joe was moving his lips, I swear nothing came out.

Ceci and Kook,

Somebody once said “you should remain silent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good to say”. My comment on Kook is, therefore “……”. As for Ceci, there isn’t enough space here for me to describe her. She is as beautiful and sophisticated as Kook first introduced me to her over 35 years ago while she was a toddler. (We all know that “pedophile” Kook.) I like to mention that Kook is the only friend/classmate that I have been maintaining constant and close contact since 8th grade (1959). I value these 47 years in spite of what I said (or did not say) about him.

Meimei and Henry

Meimei, thanks for sharing and personally verifying some of the juiciest gossips and rumors in high school. I was impressed with Henry’s gentlemanly conduct in sharing the laughs while Meimei was being toasted. I wonder if Henry was ever upset.

Shirley and Kenneth,

Shirley looked lovely as ever and Kenneth was smiling constantly. Could it be the water in Hong Kong? My Jenny noticed HK hobbies were more “mellow” with zilch temper. Hmmmm, Kenneth and Henry, I need to talk to you two as you guys were displaying an unacceptable trend. (Of course, I reminded Jenny that Philip also drinks the same HK water. Tammy, this one is for you.)

Grace and DT,

While a few of us discussed the origin of “DT” with Grace on the cruise ship, I thought “ET” was probably more appropriate, judging from Richard’s appearance. I noticed an ever so slight reluctance on Grace’s part to divulge into details. Whatever excuses Grace offered, the question remained that Richard does not have a “big head”. As a casual and imaginative observer, I offer the following alternative: Could it be the other hidden, only-Grace-would-know head in stead of the obvious one? (DT, I am sure this would be an ego booster to you and don’t you ever say I have never done you a favor.) Grace, I also enjoyed the dance with you. Seriously, words do not begin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Grace and DT for their friendship, in addition to their dedication and enthusiasm whenever there are events involving our class and classmates.



Lily and Larry,

Larry was his usually self, carrying a cocktail and coaxing anyone, Philip, in particular, who is willing to drink with him. I noticed the amount of drinks Larry consumed was about one-hundredth of his unsuspecting victims. Lily, a constant participant of the local line-dance scene, was dancing a lot on the floor.

Angela and Steve,

I must say that Angela and Steve are not exactly "loud and visible". However, they looked great (almost animalistic) on a dance floor. Angela's Latin/Salsa aerobic classes definitely yielded dividends and they both moved nicely on the floor.

Amy and Ah C,

I missed "Name That Tune" aboard the cruise ship and was later told that Amy and C won. I bet the two of them, when teaming with Sherman, would be unbeatable in that game anywhere. Julie tried to arrange a mini-piano concert by Amy on the cruise ship. But somehow it failed to materialize. Amy, make sure you play something for us next time.

Penny Moy,

Thanks for the dance and watch out for that young man Coleman. Boy, can he dance, and he rocks.

Ah Pang,

Thanks for the insights and the breakfast we shared. I always believe you are one of THE pillars of our class.

Louisa and Ernest,

Here is another couple who loves and dances well. I love Louisa's dress at the dinner dance.

Gwen

Of the 40 or so classmates who showed up that week, Gwen was the only one that I had not seen for the entire 42 years. She was as refreshing and lovely as I have been envisioning (in my teenager's dream, of course). I treasure the dance we did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one.

Sophia,

She is as youthful looking as she has been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I guess it has to do with the young people (should I say, Men) she constantly associates with. Somehow, I felt I did not spend as much time with Sophia as I would like. We must correct that next time.

Teresa and Leonard,

Leonard surprised all of us with a serenade to Teresa at the birthday luncheon. Their romantic entwine during the performance was both scintillating and erotic. I, the other Leung Hing, enjoyed the second half during which I made out with Leonard. I must confess that Leonard was never in my teenager's dream. But, heck, tha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being trendy and synonymous with Ang Lee and Broke Back Mountain.

Maibe and Peter,

I always thought Maibe has the most lovely (as well as most girlish) voice. There is a perception that guys feel more likely to protect girls with that kind of voices. As much as I would like to get close to her, I noticed Peter was carrying a towel around his neck all afternoon aboard the cruise ship. I believe Peter was letting people know that he exercised a lot and was sending warning signals to any male of staying away from Maibe.

Edgar and Alice

Here is another couple with good "family teaching" and three beautiful and lovely daughters. I very much enjoyed my dancing with Alice.

Ken Ma,

While Ken also learned his Mandarin from his wife, the similarity ended there between him and Philip. I was surprised by the quality of Ken's Mandarin and his voice when he sang. I could swear it was Leslie Cheung (Cheung Kwok Wing). It was a little disappointing now that I realize I did not hear any dirty jokes from Ken and Jun Lee. Make sure this does not happen next time.

Rita and Henry,

I totally enjoyed my discussion with Rita and Henry on "Teo Chau Paul Deen Fart". Rita, the only "Teo Chau Paul" in our class that I know of, broke into a big laughter as she suddenly realized what "Gook Lun Hee" meant.

As for the rest of you, you are lucky. My brain is wracked for now and I have to stop. But I will be watching at the next reunion.

Written by **Liang Hing 梁慶** (Class of 1964 協社)

壽星六十協社並遊上海日學同世界正培正 劉國焜

培正協社馬騮頭
同學生肖多雞狗
應有六十同聚首
忽聞世界同學日
電訊立即遍全球
十月二日午時後
同學家眷逾半百
聖地牙哥首日遊
豪華旅車專迎送
地主福同請飲茶
飛龍重數華年事
次日船泊亞佛郎

畢業離校卅二秋
一算經已甲子周
正為讌會費思謀
中秋舞會海上遊
藉此一同拜大壽
少長雲集共登舟
相問近況諧故舊
風和日麗南加洲
小萍籌策功勞厚
喧嘩宴席樂宮樓
聖市大學說風流
海島風情盡優游

安仙娜達第三日
只惜風水不合時
晚膳西窗殘陽照
可憐日落下坡車
夜間宴後樂廳內
迴旋轉折多起落
梁興一鳴得賞識
尚有比賽猜曲名
校友會務多繁忙
轉眼四日經已到
馬兄既錄晚會事
願君體健常會面

觀光墨國噴水口
惟好大吃龍蝦球
金光蕩漾水上浮
轉眸海天兩悠悠
翩翩起舞亮歌喉
燕梅子建舞姿優
搖滾樂隊為伴奏
黃家阿愛奪魁頭
文珠餐餐坐不久
快活時光不可留
就此擱筆停砌湊
並祝共添海屋籌

光社同學澳紐遊

彭煥榮

二〇〇六年適逢我們光社半五期聚；兩年前在倫敦的四十五周年大會決定今次澳紐行。於是澳洲友——司徒政、錢棟祥、胡汝源、何卓威便展開籌備工作；協辦的計有香港的陸志中、黃宇楷、謝順佳與筆者；美國的劉紹偉、林秀靈；加拿大的莫燕秋。經過了二年多辛勞，當然少不了很多爭論，全部安排妥當。整個聚會分三部份，先是澳洲短程遊，跟着悉尼晚宴，再是紐西蘭南北島遊。十月十二日首先

澳洲遊只包括三城市；悉尼僅是始點與終點而並無觀光停留，當天開車往坎培拉，全團五十一人，一大車坐得滿滿，次日飛墨爾本，第四日晚機返悉尼。四天來，溫差很大，由四、五度至廿多度。坎培拉遊了國會大廈，戰爭紀念館、皇家鑄幣廠等。墨

爾本景點包括聖伯多祿大教堂，剛逢主教儀式很是莊嚴肅穆；庫克船長故居乃必經之處；菲力普島的世界上最小企鵝從海上回巢，步履蹣跚，惹人憐愛；十二門徒奇景乃豎立海旁的十二座怪石，但因風化已倒下了一座，看這十一門徒花了來回車程六小時多，還好是沿路風光如畫，連綿數十里，潔白沙灘，遠望水天共長，海水清澈，蔚藍天空，優美極了；皇家植物園佔地甚廣，三幾天亦走不完，種類包羅萬有，惜僅得片刻留連，世事往往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十六日的晚宴於同樂軒酒家。筵開六席，大會預備了六支紅酒，以為劉伶不多已足夠了，誰知原來酒逢知己千杯少；幸好陳瑞祥備了幾瓶餐酒，先行暢飲，彭華富雖沒出席，卻着千金送來六瓶紅酒，結果全數喝光；佳肴美酒，航籌交錯，頻加勸酒，莫非已是陽關邊下，不忍西出。可惜翌日早機飛紐，未能捉膝長談，共醉良宵。當晚討論了100九年金禧籌備方案，亦落實了具體事項。

奧克蘭與悉尼有時差三小時，航程二時多。到埠後全團六十人，大車坐四十人，小車坐二十人。當天旅行社安排我們兵分兩路，誰知會師無期，用餐亦不同時與地，更訛稱餐館太小，當然是鬼話連篇。二車的導遊辯說他們只會各司其職，即是別車不管。筆者馬上無名火起三千丈，斥責他們說我們六十人是一個團，來自世界各地聚在一起，目的是相聚，怎可如此分隔。訓令他們從此開始，同時同地開車，同步到景點與餐館；二車坐位亦每天換十人，如此才能讓我們都能多接觸交談，以達到千里

相會之意。紐國地大人少，我們跑馬看花；僅遊北島的奧克蘭 Auckland、羅吐魯阿 Rotorua、南島的基督城 Christchurch、奧瑪魯 Oamaru、但尼丁 Teanau、米佛峽灣 Midford sound、皇后鎮 Queenstown、福克

斯冰河 Fox Glacier。奧克蘭擁有美麗的海港，城市依迂迴曲折的海岸線而築；房屋多有極佳景色，價錢亦非常美麗，千元一幢多，元一幢多的是。羅吐魯阿以地熱噴泉聞名。基督城是一花園城市，全城三分之一是公園，難分市內與郊區；到處綠草如茵，寧靜清幽，如能甘於寂寞，確是理想之居地。米佛峽灣有冰河切割成的壯麗山川與雪山奇景，我們登輪遊灣口，一邊進餐，一邊觀賞湖光山色，有如置身天堂，忘卻人間有疾苦。皇后鎮在大湖旁建成，風景美絕，登山俯瞰全城，不禁驚嘆人間竟有仙境。

整個行程相當緊湊，但不算辛苦，勞累難免有一點。各處遊人不很擠，不似在國內，到處都是人。當地食物亦不錯，牛扒羊扒頗堪回味。悉尼的海鮮更是老饕至愛。最值得一提的是紐國污染極少；牧場都以天然牧草喂飼，所以從無瘋牛症，亦無禽流感。在現今愈趨污染的地球，可算是碩果僅存的淨土。她處於溫帶的緯度上，四面環海，氣候適中，水源充沛，水質潔淨，土壤肥沃，所以毛利人都很休閒地過活。想當年英國以二十萬磅買了下來，能不說是最廉宜的買賣嗎？十五天很快便結束，同學們都盡享團聚之樂。最值得欣慰的是眾人都平安歸家，兼帶回去一段美好回憶。

敘歡晚宴社祭

祭社(1979)自2004年12月舉行銀禧加冕活動後，於今年(2006年)11月18日又舉辦了一次大型的活動。當天晚上我們在尖沙咀的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內，舉辦了一個自助晚宴活動，出席的同學及家屬有六十多人。晚宴開始前，當然少不免要唱培正校歌、感恩祝禱，還有由我們的尹奇偉社長向大家匯報社務及培正的近況。晚宴上大家都十分興奮，珍惜濟濟一堂的相聚一刻。

